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初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12 冊

朱子《學禮》研究

林 美 惠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朱子《學禮》研究／林美惠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目 2+188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初編：第12冊）

ISBN：978-986-6657-84-9（精裝）

1.（宋）朱熹 2.禮（經書） 3.學術思想 4.研究與考訂

531.88

97016162

ISBN - 978-986-6657-84-9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初 編 第十二冊

ISBN：978-986-6657-84-9

朱子《學禮》研究

作 者 林美惠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初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朱子《學禮》研究

林美惠 著

作者簡介

林美惠

1957年生。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

提 要

本論文由曾師昭旭指導完成。完成於1986年。

朱子《學禮》者，乃基於朱子之義理格局所設計而成，期導使人性自小學之事之涵養德性，而至大學之教以開發其性理，自正心脩身以至於齊治均平境地之尊德性之教也。換言之，經由習禮設教而導致德性建立之教育結構，乃一儒家於宋代思潮中所創發之新禮教。此教育結構本於朱子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旨而鋪展，乃其一生學術之精蘊。

朱子之《學禮》，本於追慕聖人之道德境界，從而建構古來一切學禮史料之道德意義，而醞釀成其尊德性之教。其資料背景頗為繁複，範圍徧及經史，不易一一還原，本文只於其史料取用之源點明出處，不更作考信；蓋朱子於史料本取立意之美，不重其史實背景之真偽，於宋代疑古辨偽之學風下，學禮實是一『創古』之思想。

朱子之《學禮》，本具見於《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卷九至卷十九，然其前猶有《白鹿洞揭示》一文與《小學書》一書，可為學禮之思想輔證；至於《四書集注》、《或問》、《朱子語類》、《文集》皆有學禮思想之議論，於本文一併稽考詳論之。

首章先於朱子《學禮》思想之導源與發展，作一考證；二章至五章——朱子學禮立教義、朱子學禮藝教義、由敬字看朱子小學始教義、由心字看朱子大學成教義，則討論《學禮》本身於教育宗旨、教學禮法、六藝教育、《小學》之教、《大學》之教諸端，其所欲言卻引而未發之義理。六章則綜述朱子學禮可能有之道德實踐之進路，且檢討其道德教育之虛實，以作結論。

本文寫作之方法，首在還原朱子之立意；於史料經語各各察明出處，標明原典，間採古籍之訓釋；其次，於整個義理架構之建立，則參考《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以鋪敘出朱子《學禮》自個人脩身至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教育規模。然朱子於古籍頗有釐析改併，與原典未必一致，讀者但取其大意可也。

本書所據取材料，於《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取自《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禮類》；於《小學書》，則取自《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御定小學集注》。其他朱子著述則取自坊間通行本，而《學禮》之《書數篇》原闕，只存序題，今亦自序題之立意，補以清朝江永的《禮書綱目》之《書數篇》，以全其體系也。



目次

第一章 導 論	1
第一節 引 言	1
第二節 朱子《學禮》思想之導源與發展	2
一、聖人人格之追慕	2
二、古之學禮史料	5
三、朱子《學禮》思想之演進	10
1. 《大學》《中庸》爲其家學	10
2. 一段艱難之摸索歷程	12
3. 《白鹿洞學規》揭其綱領	19
4. 《小學書》立其基型	24
5. 《大學章句》定其工夫	26
6. 《中庸章句》標其理想	29
7. 《學禮》完成一道德生活	30
8. 朱子《學禮》之定義	33
第二章 朱子《學禮》立教義	35
第一節 政教合一與君師合一	35
第二節 大人之學與小子之學	37
第三節 學制之通則	40
第四節 學義之綱領	43
第五節 教學之禮法	45
第六節 原經義而創古，自德教而德治	51
第三章 朱子《學禮》藝教義	55
第一節 《學禮》之游藝興發	55
第二節 六藝之美育	58
一、禮 樂	58
二、射 御	61
三、書 數	62
第三節 六藝之道德意義	64
第四章 由敬字看朱子《小學》始教義	67
第一節 敬字爲《小學》綱領	67
第二節 幼教人格之敬身	72
第三節 倫理人格之敬身	76
第四節 政治人格之敬身	78
第五節 《小學》之理據：童蒙貴養正	81

第五章 由心字看朱子《大學》成教義	85
第一節 經驗心與義理心	85
第二節 心之慎獨：必自慊	89
第三節 心之本原：致中和	95
第四節 心之治道：明明德於天下	101
第五節 王者之心：政治責任之講明	105
第六節 《大學》之理據：十五志於學	108
第六章 結 論	115
第一節 引 言	115
第二節 朱子《學禮》之道德實踐	116
一、博文約禮以達天理之節文	117
1. 道德知之形成與道德判斷之條件	118
2. 格物自五倫始，格物即格心	119
3. 秉一顆憂患的自慊心以參贊化育	121
二、明德必經教育而完成	123
1. 《白鹿洞學規》之敬身綱領	124
2. 《白鹿洞學規》之窮理原則	125
第三節 結語——朱子《學禮》之檢討	126
重要參考書目	129
附 錄	133
附錄一：論朱子小學與大學思想之義理根源	133
附錄二：論朱子倫理主義中的唯美原則	157

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引 言

朱子（宋高宗建炎四年——寧宗慶元六年；西元 1130～1200）思想規模宏大，《學禮》（儀禮經傳通解卷九～十九）則為其一生思想所聚而建構之新禮教。其思想核心延續大學之道治平之旨，而又加以小學之教孝悌之行；以道問學之學問思辨工夫助德性之明，更以教育之事結合尊德性之學，終則成其一創新之德教系統。其工夫進路既以道問學之法，一方開出其踐德之學，一方則開出其教育哲學；且以教育哲學詮釋尊德性之義蘊，繼之以教育原理引領踐德之學，故其學禮思想性格既為教育之學，亦是踐德之學，更是踐德之教育學、教育之踐德學。

本文旨在探究其理學與《學禮》之義理關係，重其立意之理念，而略其細禮微節之度數。即由其立意之理念探究，其如何以道問學方法研求尊德性之教，如何由個人明明德推擴至治國平天下，成為一上下貫串歷史文化，縱橫收攝政教倫理之性理系統，以此系統達至盡性知天參贊化育之儒家終極理想。

所謂『學』，朱子於《論語》〈學而〉標題下註云：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通行本四書集注）

蓋於此已暗示『學』是進入聖賢殿堂之第一步，故又云：『學之為言效也』，『學』乃一效法聖賢人格以自覺之心志，聖賢人格典範正後人所追企嚮慕之道德境界。

又於〈答張敬夫問目〉（文集三十二）一書云：

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曉夫知之能之之謂也；
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則所謂學者果何學
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

蓋『學』是一由不知不覺之蒙昧狀態，推開一點生命之光、智慧之源，以此漸漸知之覺之，由士至於聖賢（《荀子·勸學》篇：「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修成一番學問與人格一體完美之境地。

故於〈答鄭自明書〉（文集二十五）云：

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

由此數語可概見其一生讀書窮理非是一樁空洞無物之談理，而是欲於學問與人格一體完美之主觀境地同時達至潤物成物之客觀道業；換言之，客觀道業之成就正是儒者所應面對當下之時代而負責，讀書用於報國，學問正爲經世致用。

『學禮』者，經由習禮設教而導致德性建立之教育結構；朱子『學禮』之建立，則經由聖人人格之追慕，古之學禮史料意義之充實，加以自我義理之架局，而成一新禮教。

第二節 朱子《學禮》思想之導源與發展

一、聖人人格之追慕

朱子十數歲時，厲志聖賢之學，讀孟子告子篇所言聖人與我同類，喜不可言，以爲聖人易爲（王白田朱子年譜）。而慶元三年丁巳，朱子六十八歲，是年正旦書於藏書閣下東楹，云：「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語類一百四·自論爲學工夫·人傑），語下一片紹繼道統之氣概。

孔子之生命歷程曾深深惻動朱子一生道德境界之自我追求，今試以孔子自述求學心路之中尋求朱子之心路歷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爲政》）

按：朱子之求道原自道問學之法入手，自前賢之論據中從而建立自己之體系；而其採擇前賢者當追溯至《論孟精義》〔註1〕，其建立自我體系則可斷自《四書集注》始。《精義》成於四十三歲，《集注》則成於四十八歲。今試自精義前賢之言較具體者採擇一二，試與《集注》、《語類》相為印證。以見朱子之求道歷程。《論語精義》（和刻本《近世漢籍叢刊》）卷第一下引程伊川之解云：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言己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縱心則不勉而中矣。

又引謝良佐之解云：

若見道不明，決無志學之理；未知以學為事，決無可立之理；未能立，決無不惑之理；心且不盡，性且不知，豈有知天命者乎？不知天命，則與道為二，決無耳順之理，然則不志於學者舉廢之矣……聖人之於生知，豈物物而知之？聖人之於安行，豈物物而安之？有所未知亦當學而知之，有所未安亦當學而安之，下學而上達正如是爾。學者儻能離經辨志，親師擇友，決知中道而不反，決知不為外物搖奪，決知不為異端誘惑，始可以當志學之名。

朱子由是自我乃議論為學與生命歷程之關係云：

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于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語類二十三·吾十有五志於學章·季札》）

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有立，立比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同上，〈植〉）

到六十時，是見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同上，〈義剛〉）

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同上，〈季札〉）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

朱子於《論語精義》卷七下引程明道之解云：

〔註1〕朱子年三十四，即成《論語要義》一書；四十三歲，成《論孟精義》；至五十一歲時，又改稱《精義》為《要義》，後又稱《集義》。可參見錢穆《朱子新學案》一冊《朱子學提綱》之二十七目——〈朱子之四書學〉。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又引程伊川之解云：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

又引尹焞之解云：

天人事理本無二也，下學人事而上達天命，自灑掃應對以至乎窮理盡性，本無二道也，下學而已，聖人何所怨尤乎？

朱子由是議論聖人之上達根源於下學，云：

下學而上達，每學必自下學去。（《語類四十四·莫我知也夫章·泳》）

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達。（同上，〈佐〉）

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同上，〈道夫〉）

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集注憲問篇》）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論語·公冶長》）

《論語精義》卷三上引程伊川之解云：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要在默而識之也。

朱子由是議論默而識察之性與天道，云：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可以觀性與天道。（《語類二十八·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雉》。按：此段語渾括孔子《閒居》一文中語而道。）

文章，德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集注·公冶長》）

按：吾檢查孔子求學心路，經由朱子之綜合前賢、獨創己說兩種程序之中，歸納朱子求道成聖工夫之心解，如下：

之一，孔子求學心路正是朱子於尊德性之學所有觀念之出發點，而十五志學為一關鍵處。

之二，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自下學而上達，窮理而盡性，似為一自然而合理之求道進路，聖門之教不躡等而學。唯有經由篤實之下學，方可上達性與天道之奧義。

之三，所謂下學，與眾人同，並無特異；所謂上達，默而識之，自達於人所受之天理，自明其天理自然之本體。則朱子自孔子心路歷程析出：一是形而下實踐體認之下學工夫，一是自家默察心識之上達之道。

所謂下學工夫，蓋是為上達而作準備，故從「志於學」至「不惑」，乃是不斷自『下學而上達』之經驗中，證知道德之超越性，及其永恒性、普遍性，故朱子注「不惑」之義蘊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集注》）故而可至「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界。而自「五十知天命」後所湧發乃一漸次上達之道，至於『性與天道』融合為一之道德人格。由是而見，上達之道即是自不斷『下學而上達』之歷程領略人文世界之禮樂文化正與宇宙奧秘之天道相為成就，故由孔子之德之文章威儀正見其禮樂文化背後——天理本體之日新又新。孔子由天道之日新而生禮樂文化內涵之創新，由禮樂文化內涵之表彰而心知其本體之美，故朱子以為「六十耳順」乃一「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集注》）之境。由是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是一「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集注》）之天理心境。

朱子自孔子之生命歷程，一是掌握其個體之內在訊息，二是提出下學工夫之深刻價值，三是推擴上充至性與天道之終極理想。而其個體內在訊息必經由下學工夫之深刻，始能深入其生命價值。其下學工夫又必根源於性與天道，始能波瀾壯闊。而其性與天道亦必經由下學工夫之落實，進入個體內在生命，湧發存在之意義、存在之奧秘，生命始能波瀾壯闊，且復波瀾清明。

二、古之學禮史料〔註2〕

朱子《學禮》一方自孔子生命歷程求其尊德性之教，一方則自古之學禮

〔註2〕此一節資料之提示，參考自陳立《白虎通義疏證·辟廋篇》之注文，及劉伯驥《六藝通論·論周代學校制度》部分，及卓師秀巖《成大學報十期·禮記學禮義述》一文。

博取其史料之意義以建立《學禮》之典據，兩相綜合，加以自我創新之義理，而成一創新之德教系統。今試由古之學禮史料追溯朱子學禮之思想根源，再論其《學禮》如何經由古之學禮史料以建立尊德性之教。

《禮記》〈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此爲肯定古有教育制度，且爲王者建國首要之事。

《尚書》〈舜典〉云：「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云：「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言古帝舜命契以五常教民，命夔以樂教詩教導民，使民之情性歸於平和，人倫止于至善，而用以享宗廟神明，俾使神人皆和。可見古代學禮本依附宗法、祭祀之典而存在，亦可說：宗法祭祀之典之設，而產生祭儀舞樂；祭儀舞樂之興，而產生古之學禮。由於一貫地宗法祭祀、祭儀舞樂、詩教樂教、學禮制度，可謂古之學禮實與整個政治宗教爲一整體，脈絡相連，政教、倫理、德性成一直貫系統。

《孟子》〈滕文公上〉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云：「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所謂人性，自其廣義而言，自生之本能至性理之善皆所意義。而自其狹義而言，則單指人性之性善爲其價值。然而不論狹義廣義，人皆需教育以引導生之本能以趨性善，由後天之設教以善導先天之性理根源。孟子此言即帶引人性遠離動物本性，而趨於唯一人性價值之性善也。庠者，養耆老於庠。校者，教禮義於校。序者，習射習揖遜之節，講尊卑之禮於序。學則是泛稱通稱三代一切學校制度，故可以「學」統名之。凡此四名皆以明人倫爲主旨，且將教化之事落實爲教育場所、教學環境，明指三代以來即有學校制度。至於人倫，則不但自五品（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內篤行，且推擴至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大倫理關係。

然而〈學記〉又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家是最小單位——父母兄弟子，由家而組成一閭——二十五家，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以教庶民。由是漸放大單位組織，五百家爲黨，

於黨中立庠，以教閭中所升之俊秀者。再由萬二千五百家組織爲術（亦稱遂），於術中立序，教黨中所升之俊秀者。至於國有學，則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所設之學校，以教貴族子弟，以及鄉中（家、黨、術）所升之俊秀者。而禮記王制更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頤宮。」此則指貴族教育之體制，有小學、大學、辟廱、頤宮之別，已區分出受業之大小、受教之高低、受學之尊卑。然則自孟子至學記、王制所指不一，而共同之見則爲：由天子、諸侯、至鄉黨，皆有學校以教化萬民。

至於修學程序，禮記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方向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六甲）。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學書簡篇章及應對之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十五以上），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蘊蓄其學行道德，不得發露於外，爲人謀慮）。三十而有室……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七十致事。」此自六歲至七十歲，綜論男子之教從幼及長居官至致仕之事。蓋此種修學程序將人生整個涵攝，從生至老，教育制度引之步入一自然合理之人格成長層次，順生命之蒙昧、曙光乍現、茁壯長成、男女有室、成人始仕、英年得志、致仕退休止，教育制度即文化制度——教育之人格成熟，以其思想睿智爲文化資產；教育制度即政治制度——四十始仕以謀志業，政治安頓其志向與發展；教育制度即社會制度——安置人之生活倫理與感情層次；教育制度即倫常制度——善導男女之別與婚姻之時。而所有安民措施背後原是爲國育才，此種政教倫理合一之制度乃實是一全面學統、政統、道統，環環相扣，人人各自盡性知命，天下以安——整體觀照即一『學政』。

又王制言及養老之禮亦備禮於『學』中：「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正義云：「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兼庶人在官者。」寓教於養老之禮，寓孝悌於學政之體，備見古人設禮之結構乃一全體之觀照與關懷——老有所養，幼有所教，各有生生之命、生生之禮、生生之善。

至於修學年齡與修學內容，古籍所載似多限於貴族子弟，《大戴禮·保傳》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保傳』之制原為太子而設，而八歲與束髮之齡亦是其二個關鍵期——小學之事與大學之道，而小藝小節、大藝大節則為其修學內容之原則說明。再如《公羊傳·僖公十年》何休注云：「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此則是點明『諸侯之子』之教育程序，且將小學與大學兩階段受教提出少傅、大傅之師教，制度更為明確。而《白虎通義·辟雍》云：「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籍。」『辟雍』原是天子大學，八歲入小學以識知初萌，十五入大學則因心志漸明，智慧之光已露，乃使之學經籍。與此同一理論型態者，如《漢書·食貨志》云：「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由學書計之事、長幼之節，至學先聖禮樂、君臣之禮，可知為貴族子弟入仕前之教育。延續此一理論型態而微異者，如《新書·容經》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踰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礪大節焉，業大道焉。」理論一致，而修學年齡則為九歲入小學、束髮入大學。至於《尚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則為公卿大夫之子所受教育程序，故修學年齡乃有異。然則所謂八歲、九歲、十三歲——入小學，十五歲、二十歲——入大學，蓋是修學年齡之約數，綜合以觀則皆是貴族子弟教育。

然而《曲禮》云：「十年曰幼學」，《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則較貼近實用之學，或即一般萬民所受教育，故《周禮·地官·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則以抽象之道德意義——六德教萬民；以具體人倫規範——六行教萬民；以實際生活之實學

——六藝教萬民。總之，自天子、諸侯、公卿大夫，以至鄉民，皆同仰息於政教倫理合一之學禮精神之中。至於修學年齡，諸書所言其實即『童蒙』與『青年』兩段關鍵期之意義，其原則如下：

《小學》：學幼儀、學書計、學小藝、學小節、學小道。

《大學》：學禮樂、學經籍、學大藝、學大節、學大道。

即由於古之學禮之史料，朱子推理肯認聖人之求學心路，而云：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事小學之中以習幼儀，舞象舞勺，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便自會發心去做，自去尋這道理。（《語類二十三·吾十有五志於學章·子蒙》）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集注·為政·吾十有五志於學章》）

蓋即指出：十五以前從事《小學之事》，自幼儀涵養其持守良好生活習性，以外鑠他律之父兄所教中，為將來《大學之道》作一番準備工夫；十五以後即由《小學之事》中尋出道理，而窮理盡性，啟發其自律之道德意識，以立，以不惑，以知天命，以耳順，以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則《大學之道》有待開發之事也。至此，朱子已將孔子十五志學點出小學、大學二關鍵，已將『學』此一樁生命層次展演為教育歷程，將德性之學以教育手法帶出而推展，以教育歷程引導德性之學（註3），由是成為朱子重新詮釋之下孔子求學心路之意義。亦因此故，其學禮思想始終貫串者正是《小學》、《大學》兩個階段：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文集七十四·諭諸生》）

所謂《小學》，主修生活實用之學，『始知室家長幼之節』（《文集六十八·井田類說》）；《大學》，則主修大道大節，故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井田類說》）。凡所學皆為了自持守脩身主觀境地之中，不斷窮理推擴出去，以客觀道業之成就為己任。

〔註3〕以教育歷程引導德性之學——此一觀念引發自牟宗三先生《心體與性體》三冊三章《中和新說下之浸潤與議論》，牟先生以為朱子以《小學》教育即為「做涵養底工夫」，為空頭的涵養，乃一不自覺的好習慣，非一自覺的道德實踐。此是混教育程序與自覺地作道德實踐之工夫而為一，而不知其有別也。吾由牟先生之言進而論斷朱子實則欲以教育改造人性，以教育引導尊德性之學，吾之論文動機由是而興發構思。

三、朱子《學禮》思想之演進〔註4〕

1. 《大學》《中庸》為其家學

朱子四歲（紹興三年癸丑）時，即問韋齋（朱子父——朱松，字喬年，號韋齋）：「天之上何物？」五、六歲（四年甲寅·五年乙卯）時心便煩惱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八歲（七年丁巳）時，於一閱孝經後，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又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九歲（八年戊午）時，讀《孟子·告子上·奕秋誨二人奕章》，便慨然奮發，欲立為學工夫，自後便不肯休。十數歲時，讀《孟子·告子上·聖人與我同類章》，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為。由上而知，其四歲時即見出好窮天地萬物之理，其稟賦早透露訊息，所謂天之上何物？天體如何？所謂畫沙之舉，皆格物窮理而致其知——且其格物窮理之深層處竟涵藏一顆厲志聖賢之心，一份莊嚴之性情；然則所有格物致知於求道之誠下皆有其意義——格物窮理即是求聖人與我同類之理。此後，由讀書窮理以明心復初，以入於聖域，竟成朱子一生歷程之義蘊。年譜載其求學心路云：

五歲（四年甲寅），入小學。

十一歲（十年庚申），受學於家庭。案：朱子自云：「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語類十六·大學·賀孫》）

又《儀禮經傳通解·儀禮經傳目錄中庸序題》云：

熹聞之先君子，常以為《大學》者——此篇之戶庭，而此篇則大學之閭奧也。

蓋韋齊於朱子十一歲時，罷官居於家，親任教讀之責，朱子一生人格與學問受其父影響，可從數點觀照：

韋齋自謂卞急害道，因取西門豹佩韋之義，名其齋曰韋齋，以自警焉。

〔註4〕此部份以王白田《朱子年譜》、江永《朱子世家》為主，而參考錢穆先生《朱子新學案》之方法，牟先生《心體與性體》三冊之析理批判，劉述先氏《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之疏解，曾師《義理學研究講義·超越的分析之簡別》，陳青之先生《中國教育史》，以及戴君仁先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與修門人及修書年歲考》、《書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後》二文而成。至於本部份以朱子《大學》之道為主而尋出其一生學禮思想之演進，則引發自宋師鼎宗《春秋宋學發微》四章一節之一·《朱熹事略》中所言：「歷仕高、孝、光、寧四朝，凡所奏聞，皆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之道。」